

感興詩註

影印佚存叢書本

朱文公感興詩註

東京文求堂印行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

北京

門人蔡模

先生自序

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
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
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
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
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爲
高也齋居無事隅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
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

近而易知旣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溟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昆侖以天言旁礴以地言大無外卽張子所謂大
而無外也下深廣言其下而深且廣也陰陽氣也
無停機猶易所謂一陰一陽也寒暑氣之著也互
來往猶易所謂一寒一暑也蓋天地設位而太極
之體所以立陰陽寒暑迭運而太極之用所以行
無往而非太極也

皇義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皇義包義氏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俯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也馬
圖河中龍馬負圖也人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
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禮樂法度之煥然者
皆是也宣朗猶昭明也言皇羲稟神聖特異之姿
妙契此理於一俯仰之間不待窺見神馬所負之
圖而人文已粲然宣朗於胸中矣正邵子畫前元
有易之意也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

昭晰光明也象罔彷彿茫昧也莊子象罔得之此
蓋借用也言渾然一理之妙貫徹顯微雖冲漠無

朕而天地陰陽寒暑之理已悉具於其中雖天地
定位陰陽寒暑運行而太極之理亦未嘗不在焉
徹上徹下極爲昭晰非懵然象罔而無據也渾然
一理貫一句實爲一詩之銷鐫讀者詳之

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無極翁濂溪周子也重指掌謂皇義畫卦之後又
得周子作太極圖以闡其義如重指諸掌而甚明
也由今觀之易有太極周子卽推無極而太極是
生兩儀周子卽推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地
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周子卽推陽變陰合而生

水火金木土是不謂之重指掌乎○模妄謂此篇言無極而太極卽太極圖之○也

其一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絃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化者變之成也八絃八極也列子云八絃九野之水前瞻旣無始所謂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也後際那有終所謂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言陰陽之化升降上下於八極之中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周子所謂動而生陽者亦只是就動處說起畢竟動前又是靜如此則前

身言言
三
瞻之既無始矣後之際又那有終也哉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

至理卽太極也斯者指陰陽而言也言太極之理
不離乎陰陽之中雖萬世之遠與今一同蓋太極
無往而不在也

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混沌元氣未判也莊子云七日而混沌死幻詐惑
也言異端之徒以太極獨居於混沌之先及天地
既判則太極已死於混沌者真詐欺惑之語但可以
驚駭盲聾之人而已○模妄謂此篇言太極動而

陽靜而陰卽太極圖之○也○模竊惟周子太極圖根極要領實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啟河百世之傳先師朱子剖析精微闡緝明暢旣爲之說矣旣作感興詩又特於首二篇提綱挈領爲學者發明之大矣哉其有功於斯道也或有問者曰前輩長者有以此詩首二篇爲重說陰陽者又有以首篇爲說橫看底次篇爲說直看底者而子乃斷然以首爲篇說無極而太極次篇爲說太極動而陽靜而陰似若有所據矣然太極只是理今首篇乃有及於天地陰陽寒暑何也陰陽已屬氣今次篇

乃推本於至理斯存何也模應之曰夫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豈判然而二之乎器亦道道亦器程子言之盡矣故朱子論太極而必及於天地陰陽寒暑者以見其道著於器也論陰陽而必原其至理斯存者以見其氣根於道也况朱子平日教人平實的當而於論太極最病學者流入於談玄搜妙之域而無著實用工之地故其語學者嘗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而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

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曰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在太極裏學者反覆吟論此詩之餘更以此說融會貫通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其二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妙不測猶言不可得而測度也氣體之充也主發謂之機凝冰凝於冰也焦火焦於火也莊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淵淪隨淵而淪也天飛升天而

飛也言人心妙不測一出一入乘氣機而發既凝
冰矣而亦能焦火既淵淪矣而復能天飛四者所
以言其不可測度如此正與潛天而天潛地而地
同意但凝冰淵淪主入而言焦火天飛主出而言
耳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
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至人至德之人也秉持也元化卽人心之造化也
九垓天有九重也司馬相如封禪書云上暢九垓
萬微萬理之精微也上泛言人心妙不測此言惟

至人爲能秉持元化一動一靜之間皆體此理而無違焉方其靜也寂然不動如珠之藏而澤自媚玉之蘊而山自輝及其動也感而遂通神光燭乎九垓之遠玄思徹乎萬微之妙但聖人心法不傳其載於塵編者今又簡短寂寥無有能識之者然則將安歸乎徒有歎息而已

其三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靈臺卽心也言人心本自神妙天下萬化皆從此出何爲不自操存乃汨溺於荒蕪污穢之中而反

爲耳目口體之所役耶范浚心箴所謂心爲形役
乃獸乃禽者正此意也

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驚靡終畢
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易曰觀我朶頤妍美色也
姿色也傾覆也言美色能覆人邦國猶詩所謂哲
婦傾城也直騁曰馳亂驚曰驚言心爲形役溺於
飲食男女之大欲至於崩奔猶不自悟尙且馳驚
四出而無終畢之時也

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所招詩徐方御宸極
穆天子周穆王也在位五十五年使造父御八駿

之乘肆意遠遊荒服之外欲周行天下皆使有車
轍馬迹徐偃伯於徐方乘時作亂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諫止之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招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模按所舉穆夫子之事特借此以喻人心之馳
騖流蕩若不知止則心失主宰而物欲反據而爲
之主矣此六義之比也

其四

涇舟膠楚澤周網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
涇舟詩所謂淔彼涇舟是也膠與莊子置杯焉則

膠之義同或謂昭王南征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
進至中流膠液而溺死也黍離王風詩各言昭王
南征不返周室紀綱已陵夷矣況又幽王爲犬戎
所滅平王東遷而故都鞠爲禾黍王風下同於列
國周室於是而愈衰矣

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蹄反袂空漣湔
玄聖孔子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
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麟獸
名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蹄僵也反袂漣湔
即家語所謂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獸者何也孔

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是也言孔子雖因黍離降爲國風遂託始於此以作春秋其實周綱陵夷已在於涇舟膠楚澤之時矣及西狩獲麟則嗟吾道之窮而春秋遂絕筆於此

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

漂淪猶汨汨也又百年謂自獲麟絕筆之後將又百年也今計之其實止七十九年言百年者舉成數也僭侯謂魏斯趙籍韓虔參大夫僭竊諸侯之制也荷爵珪謂反蒙真侯之命也

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爲

王章卽左傳所謂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言
王章之喪已久矣胡爲至三晉分而始嗟嘆乎所
以爲下文迷先幾之張本也

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馬公先朝司馬溫公也述孔業謂作通鑑欲續春
秋也託始謂作通鑑始於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
韓虔爲諸侯也是甚悲周道之衰微固不失爲忠
厚之意然悔其不繼書於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
後自周敬王三十九年爲始而乃自威烈王二十

三年爲始無乃迷其先幾也哉或疑此欲以續獲麟爲先幾猶未若致堂胡氏以晉悼公平公時爲幾之尤先者也殊不知此雖欲續於獲麟其實先幾已在玄聖作春秋之時此詩所以推原發端於膠楚澤也有以夫○模按此詩託始之意東萊呂先生得之故大事記之作實接於獲麟而託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竊意二先生相與講論之際必有及於此故朱子於蔡文忠所以深哀事記將誰使之續也然朱子於通鑑綱目之作曷爲而不繼春秋也耶果齋李氏曰東萊先生事記之書用馬

遷之法者也故續獲麟而無嫌朱子綱目之書本
春秋之指者也故續獲麟而不可是固然矣抑亦
綱目之書特因通鑑而作也歟

其五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
東京洛陽後漢所都也刑臣宦豎也西園靈帝置
西園八校尉以蹇碩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
牟淳于瓊爲之五族單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也
言桓靈失其御下之道官豎弄權開西園以鬻賣
官爵興黨錮以沈滅忠良而漢遂衰矣

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

青青千里草應董卓識語也卓初爲中郎將其後廢立弑殺燒宮室發諸陵自爲相國強梁於一時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

魏闕當塗高應曹操識語也轉尤也炎精漢火德也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欺人孤兒寡婦卒成篡奪之計其凶悖尤甚於董卓而漢祚遂亡矣

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桓桓威武貌左將軍劉備也獻帝建安三年爲左

將軍伏龍諸葛亮也鳳雛龐統也卽徐庶謂此中有伏龍鳳雛是也祀漢配彼天卽用仲康祀夏配天之語不偏昌卽諸葛亮所謂王業不偏安是也言先主仗義起兵於西南之疆以誅操復漢爲名一時賢才如諸葛亮龐統之徒羣起而羽翼之出師北伐所在響震事幾成矣而天不祚漢先主旣殞孔明亦殂卒使王業不偏盛於西土可勝歎哉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晉史謂陳壽撰三國志也帝魏謂以魏爲正統也後賢謂司馬溫公也魯連子卽通鑑所載魯仲連

聞趙將事秦爲帝嘆曰彼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此言操爲漢賊不待言陳壽帝魏不足責後之賢者如溫公作通鑑合更張之乃亦帝曹魏而寇蜀漢是則若魯連子者世亦不復有之矣千載之下豈不徒有悲傷也哉此與尊楊雄同科綱目書法可見

其六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晉陽啓祚事見通鑑李淵初爲隋晉陽官監其子世民陰與裴寂等以晉陽官人私侍淵因脅以起

兵王明曹王明也巢封元吉封爲巢刺王也世民手刃元吉而納其妃生子明初封曹後立爲齊王出紹巢王之後言垂統之主其瀆亂綱常已如此宜繼體如高宗者昏迷淫亂而有武后之事也

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麀聚禮記所謂父子聚麀也牝晨書所謂雞之晨也乾綱君之綱也墜落也天樞武后立周宗廟鑄銅柱爲天樞以紀周功德也崇高也蓋武后初爲太宗才人高宗立以爲后參豫國政擅權自恣後遂廢其子中宗改唐爲周此正聚麀牝晨而唐

室之所以中否也

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
毒卽嫪毒之毒以比張易之張昌宗也穢汚也宸
極帝居之位也虐焰言其酷虐如火之烈也燔焚
也蒼穹天也狄張狄仁傑張東之也取日功謂挽
回天日而中宗復位也呂溫頌曰取日虞淵

云何歐陽子秉筆述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歐陽子先朝歐陽文忠公也言其秉史筆以脩唐
史乃於帝紀內立武后紀是迷至公之道以唐之
一經而亂周紀於其中凡例又孰可容此耶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侃侃剛直也范太史先朝講官范祖禹也伊川翁
伊川先生程子也溫公編通鑑范太史分得唐史
遂採其得失善惡別爲唐鑑盡用伊川先生平日
之說每歲必書中宗所在曰帝在房州以合於春
秋書公在乾侯之法開明萬古之羣蒙也

其七

朱光徧炎字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朱光日也張孟陽詩云朱光馳非陸炎字夏天也
九野八方中央也見前八絃註窮泉幽昧之地言

朱光徧炎宇之時而微陰已眇於重淵矣寒威閉於九野之際而陽德已昭於窮泉矣蓋陰不生於陰而常伏於至陽之中姤卦是也陽不生於陽而潛復於盛陰之中復卦是也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至陽而一陰伏故雖文明而或昧謹獨之戒盛陰而一陽復故雖昏迷而實有開先之道惟其昧謹獨也故幾微之際誠不可忽惟其有開先也故善之端緒每綿綿而不絕焉老子云綿綿若存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

月令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言於夏至一陰生之時必屏絕嗜欲及此而防其陰之未然也此指陽而言

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言冬至一陽生時必安靜存養絕彼柔道之牽繫也彼指陰而言

其八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

微月新月也明河天河也斗柄非斗七星之柄也
南北極天之樞軸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
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
而左旋不息其樞軸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
極者猶屋脊之極也言新月已西墜則衆星爛然
而愈光河漢雖斜而未落斗柄旣低而復昂惟有
南北極不動而其樞軸遙遠正相當值無少差忒
當此之時仰觀天象而深有感焉亦猶心居中央
酬酢萬變而無少偏倚也蓋月始生明之時而天
象尤爲易見故特言之

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
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太一卽北辰也此言北辰而不及南者蓋南極入
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
不隱故此獨以其可見示人也三辰日月星也左
傳云三辰旂旗言太一居其所而不動仰而瞻之
獨見其煌煌耳此譬人心之寂也居天之中照臨
四國日月衆星環遶而共之此譬人心之感也故
又斷之曰人心須要如此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不見其邊方也

其九

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放勛書作勲堯之號也欽明卽書所謂欽明文思
也南面恭已卽孔子稱舜恭已正南面也精一之
傳卽舜之傳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也

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癸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猗歟美貌日躋卽詩所稱湯聖敬日躋也穆穆深
遠意卽詩所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也癸西旅
所獻犬名召公作書致戒以光武王之烈也周禮

書名周公所作孟子稱其坐以待旦也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

言羣聖人相繼上下幾千載而同此一心有如秋月之至明照寒水之至清皎然無一毫之翳湛然無一點之滓也

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魯叟孔子也言孔子無所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但刪述羣聖存帝王之軌範以示將來耳○模按此詩歷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敬爲傳心之法未以孔子結之又言孔子刪述以起後篇之義

其十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此言伏羲畫卦首之以乾坤乾之行所以配天德
也坤之布所以協地文也乾坤以性情言天地以
形體言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
此因天地而仰觀俯察也天體玄渾而周一息之
頃奔行萬里所以言其健也地體方儀而靜隕然
安貞千古常存所以言其順也易曰夫坤隕然示
人簡矣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此因仰觀俯察而體之於身也故言既悟彼卽契
此以其立象之意而爲入德之門勤以行之自強
不息所以法天也敬以守之正靜彌厚所以法地
也○模按此詩實承前篇刪定立義蓋六經莫先
於易故首以易言之

其十一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
言六經惟易爲全書而圖象則隱奧而難明詩雖
已刪而毛公輩作小序頗失詩之本意書雖經伏

生輩口授之餘文字舛錯沉禮樂散亡崩壞其書
皆喪失而不存春秋又多錯漏魚魯之差豕亥之
訛如郭公夏五之類甚多也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程子世居龍門□□□□□垂世立教者□□

□□六經殘缺不全猶瑤琴空藏寶匣而其絃斷
絕不復堪彈矣至程子出而後得聖賢微意於殘
編斷簡之中而遺音餘韻始可得而理也○模按
此詩亦承前篇言孔子刪述之後而又湮塞於殘
爛踳駁之餘微言幾絕矣是可歎也

其十二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
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此言顏子躬行四勿之訓曾子曰加三省之功子
思中庸首明謹獨之戒終言尚絅之義孟子之篇
特舉操存之要實爲裘領之挈其言炳若丹青垂
訓今古何爲千載之下乃無人能踐斯境乎程子
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正此意也○模按此詩
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心之法以上接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蓋所以明道統之支派而又歎其自孟子而下寥寥千有餘載而道統幾於絕也其指深哉

其十三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故以播羣品言之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故以固靈根言之然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非城則四者皆無有矣而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卽所謂太極也五性實斯存

者言人得之以爲五常之性而信則貫於四端卽所謂誠也故朱子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林居子謂隱居山林之士也言世人徒逞其私見恣爲穿鑿而不順乎實理之自然則道彌昏而不見矣豈若隱居山林之士探索幽隱而有以見萬化之原哉萬化原卽上文所謂誠也○長樂潘

氏云此將言異端詞章之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其十四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命玄秘竊當生死生此言仙侶之遺弃人世飄飄於雲山之中盜竊天機以爲長生不死之計也玄命秘以造化言關死關以人身言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金鼎卽叅同契鼎歌所謂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尺厚薄勻也龍虎卽道家所謂水火

鈇汞魂魄也其實只陰陽而已刀圭是小刀頭尖處如醫家之劑藥方寸匕也言龍虎之氣交相蟠結金鼎烹煉溫養三年遂成神丹方寸匕一入於口則超凡入聖可以白日飛昇如人之生羽翼也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長樂潘氏云言我欲遺世脫屣以從仙侶於雲山初非難事但恐違逆天道縱得長生不死心亦不安也蓋人之生世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或壽或夭脩身以俟之而已何必苦欲偷生於天地之間耶凡此皆出於私見鑿智之所

爲也

其十五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西方西域也漢時西域有身毒國者敬奉道佛後
漢爲天竺國卑下也卑卑言其卑下而又卑下也
佛氏始初但論說緣業因果以化誘衆生愚民極
爲卑下及流傳旣遠世代旣久如梯之接漸漸淩
入於虛空玄妙之域而不可致詰焉○朱子曰佛
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之始來者如四十二章
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雖其真僞不可知本皆

胡語數譯而後然通其所言不過清虛緣業之論
神通變化之術而已及其中間如惠遠僧肇之流
乃始旁引莊列之言以先後之然尚未敢正以爲
出於佛之口也及其既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陰竊
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
或頗出於其間而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益求前
人之所不及者以張大之而盡諱其怪鄙之談於
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
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而其所
謂禪者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

人人得以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隱然於文字間而不可掩者耳

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

朱子曰佛氏所以指爲心與性者實乃精神魂魄之聚耳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又未嘗睹夫民之衷物之則也既不識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槩以爲已累而盡絕之雖至反敗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若云識心則必收視聽以求識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

目視目以口齕口雖無可得之理然其勢必不能
不相爾汝於其間也夫學以心性爲本而其所指
以爲心性與其所指以爲從事焉者乃如此然則
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模妄謂顧盼指心性卽
釋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名言超有無卽釋氏所謂
佛菩提不淪於無不著於有不任中間及內外也
蓋釋氏初則以離事塵法塵有分別性爲真性後
乃轉以爲作用是性初則以是諸法空相一切皆
歸於無後乃轉而爲不淪於無不著於有不任中
間及內外朱子所謂梯接凌空虛至此而益信也

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塗
西方之學以直指人明心見性成佛盡弄綱常度
數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是所謂捷徑也此徑一開
舉世靡然爭趨慕之相與淪於空虛寂滅之境去
不曾腳踏實地以由夫日用當然之實以至顛蹟
困踣於榛棘之中而莫能脫也異端之爲害如此
哉

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三聖卽孟子所謂承三聖禹周公孔子也焚其書
韓退之所謂火其書也此見朱子深慮異端之爲

愚身言言
害思欲擣其穴而犁其庭也然其自任之意亦有
不可得而辭者矣

其十六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敘旣昭陳人文亦褰開

橫序學舍也後漢鮑德以郡學久廢乃脩橫今字
又作黌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此因心之明訓也善端卽四端也培
益也天叙卽書所謂天叙有典也人文卽易所謂
觀乎人文也此言聖人出而司教化之責開闡庠

序以養育人材初無他事惟因人之本心以爲明訓使人有以培植其善端涵養其德性而已及夫天叙旣極其昭陳則人文自然而褰開蓋有本必有文初不求爲文而有自然之文也

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競亦爭也葩華也藻水草也此言聖人之教不過如此所云何爲百代之下學旣絕而教養之法又乖學者乃不知天叙之中有自然之文徃徃外用其心競葩鬬藻以爲文但欲爭先冠魁爲躡取高

第之謀卒使淳厚之風反淪喪汨失吾不知其擾
擾者果何爲也哉○竊意此詩言上之所以教下
之所以學者皆無其本徒相與爭競爲不根之文
末習澆漓正學湮塞其不爲異端迷惑牽引者幾
希此所以垂朱子之歎而繼於十六篇之後也

其十七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童蒙幼稚而蒙昧也養正卽易所謂蒙以養正也
遜順也弟善事兄長也盥謂洗手櫛梳也卽內則

所謂雞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以適父母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煥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是也奉水擁篲卽禮所謂灑掃室堂是也進趨退息卽內則所謂進退周旋愼齊是也以上皆言小學工夫

劬書劇耆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羸誕時行必安詳劬勞也劇耆炙言過於耽嗜炙肉之美孟子曰嗜秦人之炙逾探湯言勝於援湯火之難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庸常也庸言卽易所謂庸言之信是也時行學記言當其可之謂時蓋言少之時所當

行之事也此言爲弟子者於敬事父兄長上之暇然後退而脩其學業謹其言行正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也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聖途猶聖域也軔礙車輪木也發軔勿忙言發之初不可欲速而躡等也心之所之謂之志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翔飛也此言聖途雖遠然發軔於此而進當以漸且勿忙迫及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從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則當及時高翔以造聖域不可安於

小成而止也

其十八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
哀哉二字本於孟子而朱子謂最宜詳玩令人惕
然有深省處牛山齊之東南山萌芽也蘖芽之旁
出者也言牛山之木嘗美矣日爲斧斤所伐然氣
化流行未嘗閒斷非無萌蘖之生而牛羊又復來
侵焉此亦六義之比其詳見孟子告子上篇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孟子曰雖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心哉仁義之心實天之所以與我者
今也乃爲物欲之所攻奪其不戕賊而殄滅也幾
希雖有孤根之萌蘖亦孰能任之哉任保也

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反躬卽樂記所謂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是也良其
背卽易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是也肅容卽禮所
謂色容莊也正冠襟卽論語所謂正其衣冠是也
蓋反躬良背所以由外而制乎內也肅容正襟所
以自內而防乎外也內外交養庶乎有以復還仁
義之心然保養萌蘖方自此始不知何時茂盛而

能秀寧林耶秀寧林所以終其比之義學者優游
玩味之餘反之於心必將油然而悟惕然有敬故
不可不致謹於保養之微亦不可不期造於秀茂
寧林之域而又不可安於易而沮於難也詩之感
人如此夫

其十九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此正用夫子予欲無言天河言哉之說也天無言
而萬物動植之微自然各遂其性聖人無言而動
容周旋之間自然極其清溫也

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夸大毗附也詩所無爲夸毗威儀卒迷是也咕囁
啾喧禦人以給口之狀言世人爲大言以夸誕於
世諛言以阿附於人者紛紛然徒用私意小見謬
作妄述欲咕囁啾喧以眩輝世俗是但逞其外之
詞美好而不知內之神鑒實昏昏也

曰余昧前語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余朱子自謂也言余亦昧前者幽默無言之語而
坐此言語枝葉之繁今將發憤而刊落之庶乎收
奇功於一原也詳昧末句見其歸根歛實神功超

絕蓋有不可得形容之妙便與致中和天地位萬
物育氣象一同嗚呼偉哉○模於此詩諷誦涵咏
之久一旦恍然若有見先師朱子之心是雖若不
敢自任其道統之傳而實憂此道之遂失其傳故
於感興之終篇特發在陳之歎蓋亦追悔其平日
著書之徒多而世之曉悟領會者絕少故於此慨
然有發憤刊落之語正夫子予欲無言之意今味
其言玩其意若以爲自責則又若自謙以爲自謙
則又若自任百世之下其將必亦有神會而心得
之者耶其旨深矣哉

其二十

右詩二十篇篇各有體意各有寓學者固不必求爲牽合也然熟玩而精思之篇章離析之中實有脉絡融貫之妙二十篇中凡五更端而皆以探原起意自一篇至四篇所以探造化之原也

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與夫人心之太極而以心爲形役爲戒

自五篇至七篇所以探治化之原也

言名分僭竊正統獨亂綱法淪斁其幾微皆有漸秉史筆者皆不知防微杜漸誅旣死之姦諛使萬

世亂臣賊子知有所懼此天下之所以日趨於亂也

自八篇至十三篇所以探陰陽淑慝之原也

發姤復二卦以見聖人扶陽抑陰於幾微之萌及人心寂感之體歷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敬傳心之法遂以孔子結上起下而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心者接之

自十四篇至十七篇所以探道德性命之原也

直以誠爲萬化之原而歎異端詞章之流不識此原欺世誑俗深爲此道之害

自十八篇至二十篇所以探學問用工之原也

首篇童蒙養正繼以牛山之木喻其保養根本終
歎晚年道統之傳未有所屬思欲無言以收其反
本還原之功故於末篇末句特以一原兩字結之
有旨哉有旨哉

古今之書惟詩入人最易感人最深三百
篇之後非無能詩者不過詠物陶情舒其
蕭散閒雅之趣而已獨朱子奮然千有餘
載之後不徒以詩爲詩而以理爲詩齋居
之感興是也蓋以理義之奧難明詩章之

言易曉難明者難入而難感易曉者易入而易感也朱子切於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易感者以發其所難入難感者耳今誦其詩包羅衆理總括萬變排闥異端又皆正其本而探其原模之不敏總角常侍先君讀之優游諷詠之久不覺手舞足蹈之意然亦懵然未曉其爲何說也先君間因其憤悱而啓發之似有所見近因弟抗試邑蕉川寄示瓜山潘丈箋本積日吟誦猶或恨其箋註之間若有未盡者隨筆抄記

不覺成帙用以求正於有道正溫公所謂
揚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別爲一書以與
易競之意也同志之士其亦有以識予之
心者乎哉嘉熙丁酉仲春望日模書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終

武夷擢歌十首

公自題云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閑居戲作武夷
擢歌十首呈諸友遊相與一笑

懼齋陳普尚德註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竒絕
處棹歌閑聽兩三聲

朱文公九曲純是一條進道次序其立意固不
苟不但爲武夷山水也第一首言道之全體徹
上徹下無內無外散之萬物萬事無所不在然
其妙處過於膏粱之美金玉之貴也不可無人

發明故曰欲識箇中奇絕處棹歌閑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

山有九曲

幔亭峯影蘸晴川

武夷君宴子孫于幔亭峯下

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烟

翠一本作暮○此語亦有桑海之感

此首言孔孟去後道統久絕其間無窮無盡之
妙首章所謂奇絕處者皆爲氣質物欲所蔽加
以異端邪說爲障沈溺深痼無能探而見之者

上釣船者著脚向學之意慢亭峯影亦以其始有所見而言也非有所見亦不能向學亦不知道統之無傳苟知道統之無傳而有志於學則是已見正塗論語所謂可與共學者也

二曲亭亭玉女峯

有山名玉女峯

挿花臨水爲誰容

狀玉女態

道人不復荒臺夢

荒一本作陽

興入前山翠幾重

得恬淡清致○蓋言□□冶容道人無復憐汝而
唯寄興於青山也

此首言學道由遠色而入人能屏絕此心然後
能奮勇入道若此心未能勇猛除去則其志氣
終爲其所昏隋進寸而退尺前山翠幾重卽一
曲所謂萬壑千巖興入前山是其志氣清明故
能勇決奮發必欲入深詣極也小畜卦初爻辭
全是此意卦以一陰居四羣陽之志皆爲其畜
止亦猶玉女之惑人也初九居卦之初興之相

應則其志移矣而以剛居乾健之體能遠絕擺
脫反復而或乾道以行故曰復自道何其咎復
反還也自由也亦立脚發初之意道乾道也言
始爲四所惑卽知其非反復而由正道以行非
勇健不能也始爲所惑故有咎旣能不遠而復
則所謂咎者悉無矣何其咎言安有咎哉程子
曰無咎之甚明也贊其勇之辭也全是此曲詩
意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
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此曲言既能遠色又當於世間一切榮辱得喪
皆能洗除蕩滌不以介其胸中然後俗累皆絕
沛然而入道矣人惟拘於血肉之軀故不能不
爲榮辱得喪所累故佛家泡沫風燈之說雖非
正理亦可以滌人利欲之心故文公借用之大
雅詠文王之德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
于岸此兩曲詩意正如此畔謂離去援攀援也
文公曰謂舍此而取彼也歆羨文公曰歆欲之
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文公曰道
之極至處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

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能
先知先覺而造道之極至也文公此兩曲詩意
恰好如是論語賢賢易色中庸去讒遠色直是
把作箇大緊要事故獨先言於二曲然後於三
曲次之以榮辱得喪晦翁當時之志當是如此
深味之可見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氍毹金鷄叫罷無人
見

四曲有山名金鷄

月滿空山水滿潭

意趣優游

此曲駿駿有得亦由遠色屏絕俗累故能進而
至於此東西兩石巖仰高鑲堅欲得之心切也
巖花垂露好意思鼎來不亦悅乎之境也金鷄
叫罷無人見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者
也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煙雨暗平林

寫景真

林間有客無人識款乃聲中萬古心

款乃音襖靄○道味悠長

此曲入深身及其地獨見自得識得萬古聖賢
心事然猶有雲氣烟雨則猶在暗暗明明之間
未能至於貫徹明了不勞思慮者察而無不豁
然之地也上蔡先生見程子程子問其近日所
得對曰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賢却發得太早
蓋理誠如此然未至於豁然大通則猶在明暗
之間尙須省察若遽言何思何慮反將失之雖
得而未得也

六曲蒼屏繞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棹巖花
落猿鳥不驚春意閑

此曲到此能靜能安天地萬物皆見其爲一體
智巧私欲不逃虛照生意流行隨處充滿天地
可位萬物可育目前皆和順之境而非末學者
之所能見矣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

大隱屏仙掌巖乃七曲勝境

可憐昨夜峯頭雨添得飛泉幾度寒

可一本作却大全集本一作人言此處無佳景只
有石堂空翠寒處字一本作地○寫物摸景幽淡
有趣

此曲由下學而上達雖上達而未嘗離乎下學
故曰隱屏仙掌更回看可憐昨夜峯頭雨添得
飛泉幾度寒溫故知新無窮妙用源源而來若
擬大全集本則其意當云道之體用本非虛空
可悅可樂亦無窮盡而不學者不知以爲迂遠
無味而不肯用力也

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巖下水縈洞

八曲有鼓樓巖

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處一本作地○誘學者進一步之意

此曲已近於豁然貫通之處而亦不離於下學其味無窮其用無盡非迂非遠至易至近人患不用其力而已一日用力無不能至者也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

見一本作靄○平川地名

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此景非人間所多得公曾以此詩召謗○蓋言人所不知而已所獨得之妙

豁然貫通無所障礙日用沛然萬事皆理雖優入聖域而未始非百姓日用之常夫豈離人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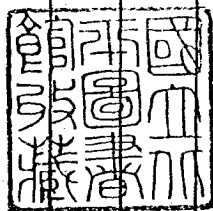
世而有甚高難行之事哉所謂道者不過若是而已若舍此而求道則皆異端邪說誣民惑世之論天理之所無聖賢君子之所屏絕不以留之宵中者也

概居遊武夷常誦權歌見其辭意高遠超絕塵俗而未得其要領近獲承教懼齋陳先生蒙出示旨義有契於心乃知九曲寓意直與感興二十篇相爲表裏誠學者入道之一助不敢私已敬刊以續感興詩解之後與同志共之皆大德甲辰仲春武夷劉槩謹跋

武夷棹歌注終

書感興詩注後

覺軒蔡氏注朱子感興詩一卷余曩日獲活字版古本乃知其久傳於此間矣後又獲高麗本於友人氏校之無甚異同按永樂性理大全編入感興詩其注互舉熊胡劉徐數家而蔡氏則僅一見於第二十首耳且蔡注孤行於諸書無所見豈其佚于彼者久歟高麗本附錄朱子詩數十首末又載懼齋注武夷權歌今刪落其數詩獨存擢歌注亦以其無別行也上章浚灘孟夏之月中九日天瀑識



會保存圖書

昭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印刷
昭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 發行

定價 金壹圓伍拾錢

送料 金五錢

不許複製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二丁目二番地

校訂兼 發行者 田 中 慶 太 郎

東京市京橋區木挽町三丁目九番地

印刷者 金 谷 勝 見

東京市京橋區木挽町三丁目九番地

印刷所 文化出版印刷社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二丁目二番地

發行所 文 求 堂 書 店

電話 小石川(85)四八〇番
振替口座東京二一八番

#82

257008

J496